

亲爱的同志

余 晓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親 愛 的 同 志

余 曉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報告、速寫等七篇，都是作者在朝鮮戰場上的所見所聞。“勝利”一篇記敘一次戰鬥的部署和準備情況，以說明我志願軍是如何取得勝利的；“在後方醫院”、“親愛的同志”兩篇是表現志願軍傷員的高貴品質和他們與醫務人員間的崇高友誼；“尹春淑”是一位英雄的朝鮮婦女的圖像，記敘了她的光輝事蹟；“全濟夏”描繪了一個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朝鮮少年的形象，表現了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繫。“和平來到的時刻”，“在新占領的陣地上”兩篇，記敘了停戰協定簽字後朝鮮戰場上的一些情景。

親 愛 的 同 志

余 曉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廣平路16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1 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 號 1244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7/16 字數 47,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6) 0.22 元

目 次

勝 利.....	1
在后方医院.....	9
親愛的同志.....	18
尹春淑.....	27
全济夏.....	39
和平來到的时刻.....	56
在新占領的陣地上.....	63

勝 利

对于一个指揮員和战士來講，再沒有什么东西比“勝利”這兩個字是更親切的引誘和欣慰了。他們為它克服艱難、流血、犧牲；為它宣誓、立下保證，焦慮得鬢髮斑白；為它用自己年青的胸膛撲向敵人地堡；為它以自己身體臥在鐵絲網上，讓整個連隊的兄弟從他脊背上踩過去。

“勝利”是如何得來的呢？我沒有才能來回答這個問題。可是，我常常片斷地聽到：指揮員告誡他的戰士：“我們有高漲的士氣。但我們不光是打個‘情緒仗’。要在勇敢的基礎上，打戰術、打技術、打智慧，勝利才有把握！”我也常常聽到高級指揮員誠摯地對他的部下說：“你帶領部隊，你教育部隊，你應該信任你的戰士。今天，可以這樣說，只要我們在指揮上不犯錯誤，戰士是指到哪、打到哪，打勝仗是毫無疑問的。”我也常在戰士的日記本上，看到過許多這樣的誓言：“黨和祖國人民教育我、培養我、愛護我，我只有練好兵，打好仗，多消滅敵人，用勝利來回答。”

在一次戰鬥的前幾天，我到突擊連隊去。這是一個六月初的傍晚，空氣濕漉漉的，刮着使人不舒服的冷風。朝鮮一年一度的雨季快到了。

這是一天中比較平靜的時刻，沒有炮聲，只有不時在前沿陣地上盤旋的敵人偵察機，像粘貼住空氣似的一陣高一陣低地哼着。在坑道口和避彈面的掩體前，幾個戰士圍着一堆火，不斷地用小木棍攪合着架在火上的一个鐵桶里的綠色染料——用樹葉和青草熬出來的綠水，再加上些臉面——他們正在把已經褪成黃白色的軍服再染成綠色。另一些戰士坐在坑道口，把受了潮的一包包炸藥，經過白天太陽晒干後，正在重新捆扎。在連部坑道口右側的一个舊炮工事里，我找到了指導員和幾個突擊戰士，他們正在研究沙盤。沙盤中擺的是敵人陣地模型，用白紙條代表着戰壕和環形工事；用花生米代表着地堡……。

互相熟悉了，也用不着打招呼，指導員劉文彩同志給我在沙盤旁騰出一個位置。他把一縷從帽沿下溜下來的頭髮塞進帽里去，左手抓了一把堆在沙盤前的干土，放在右手掌心上，用力地揉搓着，沙土從他手指縫里漏下來。他們剛研究完敵人陣地的地形、工事和兵力配備，劉文彩嚴肅地瞅着蹲在周圍的戰士。已經沒有更多的時間再仔細地根據沙盤上的地形來研究突破動作和戰術了。連隊進入陣地很倉促，接受任務也很突然。要在这短短的十幾天內，把一切戰前的準備都安排停當。假如有一點沒考慮到，必然會影響整個戰鬥。

“任務都明確了吧？”他問。

“明確了。”突擊班長馬詩長和他的伙伴們一齊响亮而肯定地回答。

“你說說。”指導員要馬詩長再重述一遍。馬詩長鼓着眼珠，用他那一口道地的四川話，这里那里地指點着沙盤，說：

“冲鋒之前，我們班的位置在这里，战斗一打响，炮火延伸，我們冲到这个預定位置，留一个小組，再配备一个輕机槍小組在这里監視，不讓敌人从右面山梁插上来，再后，我帶两个小組、一个机槍小組到这个山包，敲掉这些个地堡，等后續部隊迅速通过后……”

“等等！”刘文彩打断他的話，着急地叉开两个手指跨着沙盘上那条向左延伸出去的山梁，說：“为什么不讓这个小組再往前伸一下呢？”

馬詩長眼神里閃过了一道智慧的光彩，立刻領会了指導員的話，瘦長的胳膊擺动了一下，很快改变了口气，說：“对，等我們接近地堡，把这个小組再往下伸到这里。”

“为什么？”

“要不，我們受不了，敌人兩边火力会压得我們抬不起头。”

从整个連隊到每个战士在战斗中所可能遇到的一切情况，都是这样經過細致的研究，使每一个战士对即將來到的战斗如同熟悉自己的武器一样了解它。我們的指揮員也常常这样：对即將开始的战斗，讓各种各样最艰苦和不利的条件及假設情况來考問自己，日以繼夜的去思索、去解决，和战士们一塊商量，开展軍事民主，克服困难，一环一环的想出对策來，一直到对整个战斗布置下最后的“决心”。

等他們研究完了之后，天已經黑了，从炮工事頂口望出去，天空墨藍墨藍的，稀稀落落鑲嵌着几顆星星，狡猾地眨着眼，敌人的大炮又开始轟击了。

战士们順着交通溝回去后，指導員和我在那里又呆了一

會兒。敵人的炮击和往常一樣，沒有什麼變化。指導員舒展胳膊，深深地吸了口氣，可以感覺到：這個久經戰鬥考驗的人，對即將到來的戰鬥，抱着又興奮又焦急的期待的心情。

走進連部坑道，副連長坐在一根潮濕發霉的木頭上，他那黝黑的臉因疲倦和煩躁而發青。連隊的事務長站在一邊，坑道很低，他不得不彎着腰，斜着腦袋，正在向副連長說明什麼事。指導員停在他們跟前听着。隔不遠，幾個通訊員擠在一盞小油燈下面，閉着眼睛，均勻緩慢地晃動着上身，像小學生在老師面前背誦功課似的，以呆板而延長的聲調念着：“紅二綠一，占領陣地，白一綠一，要求炮火支援，紅三白一，敵人潰退，速送彈藥……”

“李庄、李庄、李庄，三〇八呼叫，三〇八呼叫，聽到了沒有，請回答，聽到了沒有，請回答……”在坑道拐角石壁前，步行機員正在通話，悠長渾厚的聲音，在黑暗中像在找尋一種神秘的不可知的東西。

“那你說怎麼辦呢？哼！”副連長直發脾氣。

“我保證完成任務，副連長！”事務長說。

指導員明白是這麼回事，插上嘴去：“我早就提醒你這個問題了，到現在快打仗了，你還沒准备好！”

“準備是準備了，白天不能……”

“亂彈琴，算一算，一共能蒸出多少饅頭！”

“我闢了三個大汽油桶做蒸籠，一籠可以蒸出百來個，一晚上蒸三回，一共就有……”

“不行啊！事務長同志！”指導員說，“不能讓戰士們餓着肚子打仗，要對戰鬥、對勝利負責啊！”

“指導員，你为什么這樣說呢！”事務長受不了這樣的刺激，很痛心似地自言自語着：“白天不能蒸，怕暴露目標，只能晚上干，炊事班誰都四天四夜沒合眼了……”

“算了吧！你！”副連長最討厭這種含含糊糊的嘮叨：“準備三天干糧，現在只有兩天的，還有一天叫戰士們餓着？”

“還存着幾箱壓縮干。”

“不行！”副連長和指導員一齊說。然後指導員接着講下去：“壓縮干無論如何不能動，非到必要的時候不用它！”

他們從干糧談到喝水、鞋和衣服色彩的問題，甚至計算着每一個戰士的體質和身上背負糧彈的重量，這是對於祖國和勝利負責的、一種無微不至的關懷和信念。

已經過八點了，連部幾個同志匆匆吃了點東西，立刻又召開了支委會，最後一次全盤研究和檢查戰前的準備工作，並直接向團指揮所彙報。指導員在電話中大聲地向團長講：“首長，你放心吧！一切都準備好了，就請你下命令吧！”

戰士們也糾纏着連長和指導員：“一切都準備好了，就請你下命令吧！”

同樣的心情：連對營，營對團，團對師……對祖國每一個剛落地的嬰孩；對祖國每一片嫩綠的樹葉……他們都懇切地回答，只要一聲命令：“開始行動”，信號彈升上天空，勝利就跟着到來。

一個戰士從坑道里出來，在他們跟前停了一下，走過去了，一會兒又拐回來，羞澀地注視着指導員，垂着的手不自然地扯着松木支柱的樹皮。

“快睡覺去吧！王中元。”指導員輕輕地拍着他的肩說。

王中元沒有回答，站着不動，執拗地把自己要說的話說下去：“讓我參加突擊班，指導員，你看，我母親和哥哥的信，應該批准我的。我堅決完成任務，不怕犧牲。”

指導員很心愛這個新戰士。他不愛說話，見了任何人都先笑，而且笑得那樣甜蜜，干起來却是只猛虎。他是和他哥哥王中魁最近一同參加志願軍的，他哥哥在炮兵營來信向他挑戰：看誰經得起考驗，完成最艱巨的任務。可是他沒被批准為突擊戰士，說什麼也感到委曲。

劉文彩也實在想批准他，可是，不行。要是批准了他，其餘的戰士會像潮水一樣地把他圍起來，他怎麼處理呢？劉文彩搖搖頭，沒說話。

沉默，外面炮打得正激烈呢。

“不行！”指導員不得不說：“為什麼要準備犧牲呢，就憑這一點我不批准你，要善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最後用命令的口氣，要王中元回去休息。

劉文彩實在很累了，但他睡不着，他和衣躺了一會，又到各個排、班去查鋪。在三班，他看見王中元把被子全踢蹬開了，很難受的樣子睡着，他輕輕地給王中元蓋好了被子，撥亮了掛在石壁上的油燈。

很久，他才回來，在我身邊躺下，我瞅着他，他不作聲。

“你想什麼？”我問。

他側過身來，臉對着我說：“真的，我從我自己親身的體驗，我確信，有我們這樣的戰士，哪有不打勝仗的。我教育我的戰士，同時，許多地方，戰士們也教育了我。作為一個指揮員，黨和人民把那樣優秀忠實的兒女委託給我們，要是帶不好

隊伍，打不好仗，不用說對黨和祖國，就是我自己過意得去嗎！”

“對！”我假裝着睡意蒙眬地回答，不想去多攪擾他，他應該休息，明天將有多少工作等待他去做，讓他休息吧！”

沉默，油燈吱吱發響，一顆炮彈落在山頂上爆炸，氣浪沖到洞里來，油燈微弱的火苗晃搖了一下，熄滅了。

坑道又低又潮濕，從石壁里滲透出來的山水，順着“備復”松木中間的隙縫，“搭……搭……”很有節奏地滴下來。吊在我們頭頂上的雨布，鼓鼓地積滿了水。

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們的炮火開始在試射，炮彈不時從我們頭頂飛過，落在敵人陣地上。敵人的炮兵偵察機無可奈何地在我們堅固的炮陣地上空盤旋着。在坑道里，點亮了汽油燈，祖國慰問文工團的同志，正在把一面寫着“祖國信任你！”的大紅旗，獻給突擊班的戰士，突擊戰士莊嚴而激動地接過紅旗，高舉起拳頭，向紅旗宣誓：“戰鬥一定要打勝，陣地絕不能丟失，指到哪，打到哪；守到哪，釘到哪……”突擊戰士易明泉激動得有些口吃，他站出隊伍來，向祖國派來的代表表示：“我，易明泉，決不辜負祖國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我……我沒說的，戰鬥中看吧！”

命令下來了，戰鬥的連隊出發了。在坑道口，我送他們出征，劉文彩、馬詩長、易明泉、王中元……大踏步走過我跟前，一個個滿懷信心地和我握手：

“祝你們勝利歸來！”我說。

“好，回來見！”劉文彩親切地回答。

“对，回來見！”馬詩長回答。

“回來見！”一个个这样回答。

在战斗打响的时候，我在团指揮所。当我炮火延伸射击，部隊發起冲锋十几分鐘后，在急促的呼吸和过分的緊張中，一霎时，所有的电话一齐响了起来，从通向观测所、信号联络站、营指揮所、前沿連隊的耳机中，一齐大声报告：“信号彈，紅二綠一，我軍占領陣地。”“部隊冲上去了，各連正在向指定位置發展。”

作战參謀看了看表，仔細地在“战斗記錄”上寫下了“九点四十分，占領敌前沿陣地，順利。”

指揮所中所有的人，全圍挤在擱着四架电话机的桌旁，互相手握手。团长捏滅了手中的烟卷，慢慢地扣好散开的上衣，嘴角上微微地露出一絲微笑，从心底說出了久已准备着想說的：“我們勝利了！”他轉过身來，对我說：“我們平时做了很多工作，我們作对了。今天，我們不过是把勝利按部就班地爭取过来！”

一九五三年八月于朝鮮金溪里

在后方医院

今天有二十四名伤员出院，这已经是第四批伤愈志愿军战士重回前线。

早晨，天刚透白，大病房里就有人在谈话、走动、咳嗽和含糊地哼着战歌。几个出院伤员已经换上了崭新的草绿色军服，有的坐在还需要继续休养的伙伴的床边，和同志们告别；有的站在窗口，望着远处蒙眛的景色，脸上多变的表情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为了不影晌同志们的情绪，仍然尽量装作和平日一样地安静，但，心，早已飞向遥远的褐色的树林里去了。

是啊！伤员们着急得很呢！着急什么时候能出院归队；能重新握起武器，和自己的战友在一起，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隐蔽在战壕里监视敌人，等着一声嘹亮的号音，冲出去消灭敌人……他们躺在医院里的铁床上，时时刻刻在想着这些。

我想帮助他们收拾收拾行装，一进病房，一个个整齐的挎包早就挂在床头了。

“咱们要走了，小孟同志！”李广三对我说。

“好！……”我想说几句送别的话，但，说不出口。五个多月来，我已经和他们做了亲密的朋友，他们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他们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我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全部精力来护理他们，使他们早日健康，重回前线。

今天，他們要走了。他們走了，我以後會想念他們的。陳富強，×部的十七歲的通訊員，貧農出身，清川江戰役中，頭部受傷。郭龍，志願軍×部的司機，為了掩護彈藥受轟炸而腿部受傷。張振華，××部戰士，綽號“張大膽”，在雲山公路上炸敵人坦克而胸部、頭部受傷……。這一個個親切的面影，堅強的意志，從外表看他們都是平凡的人，但都是在完成着不平凡的事業的人。他們值得驕傲地稱呼自己是人，真正的人，具有人的全部美德和堅毅，具有對祖國無限的熱愛和真誠。

我摸着他們的軍裝，笑了，他們也笑了，斜躺在床上的傷員欠起身來，也笑得那樣真摯。

我轉過身來，發現病房床上少一個人，我隨口問：“噢！田惠呢？”

“他，他翻來復去一夜沒睡好，天沒亮就跑出去了。”陳富強操着濃重的四川口音回答。

“嗯，我去找他！”

下樓，我一直跑向院首長辦公室去，我知道在那兒能找到他。

病房前的操場上，能走動的傷員三三兩兩地在那兒作早晨散步。遠方，池塘背後蒼郁的樹林上空，升起一片金黃色燦爛的朝霞，從那里，黎明悠揚的號音和附近車站斷續的汽笛聲，好似在迎接這新的一天的開始。

我跑過一座精緻的小花園，在圍着木欄杆的走廊前，碰上了田惠和其他幾個傷員，田惠看見我尷尬地作了個手勢。

“找到院長沒有？”我觀察了下來他的神色，輕聲問。

“沒去找！”幾個傷員一齊回答。

田惠在石階上坐下來。一只奇丑难看的小黑壳虫，張牙舞爪地沿着階沿緩慢地向上爬，他用大拇指狠狠地把它捏死了，天真地笑了笑。然后，他抬起眼來說：“小孟同志！想了一想，咱沒去找，不行！不論在前方在后方，都得服从上級指揮，要有組織性的。”

“是的，你是好同志，好战士！”我心里这样想，对于他几次三番要求出院，重上前綫，給予我的麻煩，我怎能去責备他呢？他們都高度自覺，組織性很强的。

“再休养几个月吧！同志！昨晚上跟你談得好好的。”我走近他說。

他不作声，其余的伤员用深沉的眼光望着我。

“回去吧！同志们！”我感到早晨有些凉，我催促着。

大家站着不动，田惠那一套浅灰色条子的睡衣，顯得有些窄小。从外表來看，他因流血过多，身体还没完全复原，但我接近他，总觉得他始終是健康而有勁的，身体内部蘊藏着一种永不熄滅的火种，这，支持着他，使他在病勢最危險的时候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手術上一切的痛苦，而且超过大夫的預料：七天去綳帶，十天拆綫，半个月就下床。对于这种医学上不能解釋的現象，大夫也只能这样說：“奇怪，真快，生命力太旺盛了！”

动完手術，当他才能在床上轉身动下腿的时候，他老是見了大夫就問：“我能下床走走嗎？”

“不！”大夫回答。

“今天我能下來走走嗎？”第二天他又恳求。

“不！”第二天大夫还是回答得十分干脆。

有一天中午，我正從藥房領藥回來，在走廊上看見有一個傷員扶着牆，一步一顫搖地，走一步歇一會，常常仰起頭來無力地喘氣，有時他全身靠着牆，大概是暈眩的緣故，閉着眼睛休息一下，兩腿微微抖動着。

“田惠！”我驚訝地叫了起來，幾乎吓出了一身大汗。

我抬起胳膊想架他回去，他倔強地搖搖頭。我沒辦法，只好去找大夫，大夫來了，他已經拐到走廊的另一端了。

“田同志，你還不能……”大夫勸他。

“我能！”他突然瞪大眼睛，兩手離開牆，往前晃晃搖搖地走了幾步，我趕緊上前扶住他。

“好吧！每天只准走一次，以後再增加！”大夫答應了他。

以後，他每天午飯後出來練習走路，我在他後面推着鉄座車，以備他累時歇一會。他從每天一次，增加到兩次、三次，時間從半小時延長到一小時。有時，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偷偷地在走廊上走動着，他用頑強地連續的戰鬥精神，克服了肉體所給予他的牽制，他咬緊牙關，額上爆出汗粒，有時，他狠命地忍住一陣劇痛，又繼續不斷地往前走。他一天天地開始愉快起來，臉上有了笑容，心靈有了希望：鍛煉好了，趕快出院，重上前綫。

我們護士里曾經談過他，覺得醫藥上對於他所產生的效果，倒不如他自己堅毅的意志所給予他身體的痊愈來得大，他是一個不尋常的人。

前一批傷員出院的時候，他就要求出院，院方沒答應。他暗自囑咐自己：“下一批爭取出院！”

他時時刻刻不忘記他是志願軍，是一個保衛和平的戰士，

他希望着尽快回到隊伍里去，去執行他神聖的任務。

於是，他開始在操場上練習跑步，用手絹裹着石塊當手榴彈練習擲遠。在病房里，他頂上了半個護士的工作，一天到晚使自己忙着。

“你應該多休息一下，躺下來睡一會。”我不時對他說。

“不，我全身骨頭都閑得格格直響！”他堅定地回答。

一禮拜之前，輕傷員經過了一次总的體格檢查。田惠心里明白，又有一批傷員要批准出院了。他想想自己：這次該沒問題了吧。他滿有信心地等候着，開始把自己用不着帶走的东西送給別人。每天他都去院首長那兒探聽消息。當他想到前綫，想到朝鮮終年積雪的山巒，想到自己全身緊貼着戰壕，用手撫摸着黃色的潮潤的土地的時候，他躺在床上，暗自“喀喀”地笑出聲來。

結果，批准了二十四個人，沒有他。他的確惱火了：“為什麼沒有我，為什麼！”

“為的是對你負責，好同志！”大夫和院長都那樣回答。他“唵啦”一下脫去上衣，拍着自己結實的胸脯，激動地說：“大夫同志，我要求，請你再檢查！你看！傷口好了，我要求出院，重上火綫！”

有好幾十名傷員，都要求重新檢查一次，結果，檢查完畢，還是不行。

他眼看出發的日子快到了，草綠色的軍服送到了出院同志們的床前，他怎不羨慕呢？他想了很多理由來證明他身體已沒問題，向院首長再三要求，也沒有成功。

昨天晚上，院里開會歡送出院戰士，院政委在会上詳盡地